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新时代以来，文艺工作者深入时代生活汲取创作素材，面向人民需求创新文艺手段，文艺创作与文艺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活力，高质量文艺作品供给不断扩大，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编者

## 扎根基层 传递文艺好声音

俞峰

近年来，艺术类高等院校在如何把艺术课堂、艺术精品送到基层方面，作出新的探索和尝试。2019年以来，受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委托，中央音乐学院创新开展“新时代文艺宣讲师”活动，学校专门设立文艺宣讲师岗位，每年选派优秀应届毕业生前往祖国各地，用文艺宣讲推动党的声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用艺术的形式传递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

传递文艺好声音，要扎根基层。只有深扎基层，才会了解人民群众新的精神文化需求。截至目前，中央音乐学院已先后派出30余位文艺宣讲师，长期驻扎陕西志丹、青海化隆、西藏日喀则、河南兰考、山西吕梁等地，每年平均开展1000余次、近2000小时的文艺宣讲活动。在四川、西藏、青海等地区，我们还开展形式多样的音乐党课促进互动交流，用音乐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传递文艺好声音，要发挥自身特色特长。音乐不仅有表达情感的作用，更是美育的重要方式。扎根基层的文艺宣讲师发挥专业特长，努力以音乐育人。在海拔4200米的日喀则，我们成立了“珠峰少年合唱团”，帮助孩子们实现“我想去北京”的梦想。在化隆，我们为13所学校创作校歌，并设立央音附中音乐特色班，首批15名毕业生全部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

在乡村全面振兴大背景下，村民对文艺活动热情高涨，这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在浙江宁波童一村，不少老人对民乐兴趣浓厚，我们便帮助平均年龄80岁的他们组建了民乐队，用专业性、趣味性兼具的教学方式，普及民乐知识技法，带老人们感受民乐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兰考，我们用焦裕禄同志带头种下的泡桐树，发展民族乐器产业，助力农村特色产业壮大。

面向新时代的火热实践，文艺宣讲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让人欣喜的是，今年中央音乐学院500余名毕业生中，有近100名学生报名应聘文艺宣讲师。我们将继续完善相关人才选拔、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让有情怀的青年文艺人才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们也期待能建立健全联动机制，真正让基层文艺生活多起来、活起来、热起来。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 融入烟火气 彰显精气神

刘家成

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讲述方式，电视剧都跟人们的生活贴得很近。电视剧是一种“客厅里的艺术”，能够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纳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涵。作为一名电视剧导演，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我艺术创作的自觉追求。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要体现精髓实质。文艺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呈现，要得其神而不是只得其形。这要求文艺创作者熟悉和热爱传统文化，能够撷取其中仍有鲜活生命力的要素，又能在当代生活的场景中用艺术手段将其有效呈现。我最新导演的电视剧《海天雄鹰》，反映的就是海军航空兵的“勇”。这种“勇”，是珍视和平、不畏强暴、以战止战，蕴含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精神内涵一脉相承，但时代、场景和呈现力求焕然一新。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要努力贴近百姓生活。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充分生活化，才能在大众中普及，在时代里扎根。对文艺创作来说，就是要坚持生活化的方向，努力通过文艺作品的烟火气来亲近观众。我近几年拍了几部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电视剧，表现的是人心和善、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的体会是，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不能是生硬的、高高在上的价值灌输。采用更接地气、更生活化的表现形式，观众会觉得亲切，容易接受。文艺创作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和人民产生共鸣，才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要做好现代转化。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呈现，一定要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我近年拍摄的电视剧基本都是现代剧，如《情满四合院》反映的是“孝”——但又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孝”，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是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相互尊敬又充满温情的道德情感，它更博大、更现代，又延续了“孝”的关键意涵。我们要师古而不泥古，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和百姓生活的烟火气结合起来，争取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传承、蓬勃发展。

（作者为导演、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 积累生活底蕴 提升艺术境界

## 用戏剧艺术 滋养孩子的心灵

冯俐

戏剧是美育的重要手段，用戏剧艺术丰富孩子生活、滋养孩子心灵、播撒真善美，这是我们儿童戏剧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出了一部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讲述了东北抗联将士在弹尽粮绝、将与敌人决一死战之际，用一封不存在的情报，把最小的抗联战士送出密林，让他活下去的感人故事。剧中，杨靖宇将军对即将离别的小战士说：“你的任务就是活下去！因为你是孩子，是未来，是希望，是我们无怨无悔牺牲的理由！”我们也正是怀着同样对未来、对希望的这种珍视呵护之心，面向孩子创作。

近年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涌现出一批尊重孩子成长规律、贴近儿童心理特点的作品，我们陆续将这批高品质艺术资源送往各地。

我们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猫神在故宫》，用戏剧艺术讲述历史故事，探索更具想象力的传统文化表达；我们带着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孩子创排了儿童剧《新安旅行团》，将“演给孩子看”转换成“写给孩子演”；我们在河南光山县创办“首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为从来没有看过儿童剧的孩子带去了几十场高质量演出和工作坊、讲座、研学等活动。“送去的”和“种下的”优秀儿童剧目丰富了当地公共文化生活。我们的儿童剧还受邀在海外演出，在当地小观众心里播下对中华文化向往的种子。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发挥艺术作品抚慰心灵的作用，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健康、健全的人格。比如，尝试创作有关“生命教育”主题的戏剧作品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进一步探索引导式、启发式教育，让孩子们从生活中、劳动中感受爱，从真切地爱父母扩展到真切地爱祖国、爱人民。同时，也要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禀赋，留下更多时间，让他们自主走进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来到户外，奔向田野、奔向草原、奔向花田，在广阔天地收获想象力和生命力，收获勇气和快乐。

（作者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版式设计：蔡华伟

## 艺海观澜

一首歌，可以唤起往事，可以催人奋进，也可以抚慰人心。那些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无不发挥着以歌传情的作用。这足以说明，真挚的情感永远是音乐表达的动力源泉。

“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在喜庆热闹的总台龙年春晚舞台上，我演唱了歌曲《不如见一面》。不少人给我留言，表达内心的感动，这促使我进一步思考，音乐如何打动人心，引发情感共鸣。

登上春晚舞台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也是一次对我音乐作品的打磨。排演过程中，导演组建议，在不改变原版《不如见一面》艺术风格的基础上，拓展歌词的思想内涵，容纳更多故事，让更多观众能与之共情。时间紧张，创作团队敏锐抓住了关键词——遗憾。正如苏轼《水调歌头》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遗憾是生活的一部分，正视遗憾，体验人生百味，我们收获的才是豁达和释然。

填词完成，新版歌曲寄托了更多情感。细细听来，这首歌究竟是思念亲人、家乡，还是爱人、朋友，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人有悲欢离合”的生命哲思，为晚会增添了情感张力。“月亮”剪影的舞美设计更好烘托了歌曲意境。节目播出后，在网友的留言中，我读到隐秘的故事、真挚的情感，与观众有了心灵上的沟通。还有不少年轻人将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配在自己创作的短视频中，分享家庭的团聚时刻。这些积极的反馈，生动印证着音乐是共通的语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从生活里的故事获得灵感，是我一直坚持的创作方法。某一天我在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与我擦肩而过。一瞬间，我意识到，每个人心底都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都和某种情感相互连接，或高兴，或振奋，或感怀。于是，我把身边的朋友约出来聊天，听他们诉说心事。倾听过后，“你是穿过我思念的箭”“好在我记住了你的容颜，凭借着回忆与你相见”，一句句歌词油然而生。

用歌声表达丰富情感，传递精神力量，是我始终不变的创作目标。无论是《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以歌传情是中国音乐的传统。我在创作过程中，也十分注重情感表达，发挥音乐慰藉人心的作用。《西楼儿女》这首歌里唱到“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想过满载荣誉回到家乡”，就是想对努力打拼的人们说，或许梦想暂时无法实现，但不能放弃追求，要向前看，加油走下去。甚至有时，我会跳出音乐创作的“规律”，用不押韵的歌词，表达真实质朴的感情，因为艺术的形式一定要为内容服务，要为思想表达服务。

我来自大凉山，那里的人、事、景自然质朴。完成一天的劳作后，大家便唱起歌、跳起舞，即便没有固定的歌词和曲谱。故乡的风土人情，滋养了我的创作，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小时候，父亲会在晚上抱着我，在院子里演奏各种乐器，我会跟着他一起打节拍。后来，父亲买来当时稀有的录音机，我渐渐跟着迷上了音乐。

家乡让我的音乐创作有了更多维度。我会在一些作品中，加入地方文化元素，这些元素恰恰又与各地各民族人们情感相通，所以能被更多人听到和喜欢。《别知己》这首歌源自我儿时的记忆，歌词“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儿，跳起舞来”，既是真实的生活场景，又唱出了人们对情谊的珍重。

音乐的情感来源于生活，生活的丰富为音乐注入共情共鸣的力量。一首歌，可以唤起往事，可以催人奋进，也可以抚慰人心。那些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无不发挥着以歌传情的作用。这足以说明，真挚的情感永远是音乐表达的动力源泉。

（作者为歌唱演员）

## 致敬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胡平

小说书写引发关注。

《阿娜河畔》主要依托茂盛农场再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驻疆部队集体转业屯垦戍边，到内地青年援疆，到农场建设逐渐成形、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再到新世纪以来从全球生产总值到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这一时代发展脉络为作品提供了丰厚素材。作品重点通过两个家庭写照农场生活，人物关系紧凑，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不同社会角色，包括转业军人、农场职工、教师、医生等，通过他们的职业经历反映农场建设的诸多方面。

小说中明双全一家是边疆拓荒者与建设者的代表。明双全作为农场老职工，为兵团建设付出了一生，其子明中启和明干安两兄弟则在时代面前做出坚守和开拓两种不同的选择。这背后折射出社会生活发生的变迁，边疆建设不断注入新的力量。

明中启是作者精心设计和塑造的主要人物。他在农场长大，酷爱读书，毕业之后选择回到农场成为一名教师。他所处的环境，很大特点是变动不居，“茂盛农场的人啊，就像流沙一样，被风吹来了，又被吹走了”，而他“却像磐石一样决定留下来”，“眼望四野万象，心如明镜磐石”——这正是明中启的可贵之处。明中启能够不受别人影响，清醒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认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急着朝前赶，但是，也总是会有留下来守护一方天地的人”，他愿意做这样的人。可以说，明中启这一人物的思考具有了哲学深度，也浸透了70年来新疆兵团人的奉献精神。

作品中，两个家庭两代人感情生活与人生轨迹的刻画，体现了作者的写作功力。作者善于以沉稳语言构建情境、于峰回路转中显露结局。小说里最使人难解分晓的冲突，出现在石昭美与明中启离婚事件中。作者耐心勾画两

人长时间的点滴心理变化，最终他们冰释前嫌，带给读者感动。如何在保证题材厚重的同时，不让人物形象淹没于宏大叙事中，如何在宏大跨度的历史书写中，展现不同年代的心灵嬗变，这是此类小说创作面临的挑战。《阿娜河畔》通过几位主要人物的塑造，尝试回应这一挑战。

阅读这部作品，读者还可以领略边疆农场特有的生活面貌。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勘测队员陆续有新发现，包括荒原上明清两代遗留下的田埂与渠道的痕迹。只有从小耳濡目染，熟悉风土人情，才能将这些内容娓娓道来。这类带有年代和地域特色的情节，增添了阅读体验的新鲜感。

作者成长在兵团，从故乡的河流到故乡的土地，再到土地上的开垦者和建设者，她都怀有深厚感情。这部作品在对故乡的回望中，致敬父辈，致敬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阿娜河畔》：阿舍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 文艺评论